

新传说

精彩故事汇

人品

天下第一句

聪明误

苦涩的糖

文盲母亲爬书山

抹不掉的苍痕

庞洪成 著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新说

精彩故事汇

人 品

庞洪成 著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品 / 庞洪成著. — 北京: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 2014.1

(中国新传说)

ISBN 978-7-5078-3652-3

I. ①人… II. ①庞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40977号

人 品

著 者	庞洪成
责任编辑	张娟平 杨 桐
版式设计	国广设计室
责任校对	徐秀英
出版发行 社 址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(83139469 83139489[传真])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(国家广电总局内) 邮编: 100866
网 址	www.chirp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广内印刷厂
开 本	640×940 1/16
字 数	150千字
印 张	13.5
版 次	2014年1月 北京第一版
印 次	2014年1月 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78-3652-3/I·460
定 价	22.00元

CRI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

官方网站 www.chirp.cn

版权所有
盗版必究

“新传说”故事丛书出版说明

故事是什么？它是一种文学载体。它来自民间，是最“下里巴人”的艺术。正因为如此，它就具有天生的泥土芳菲，深受百姓喜爱。

故事产生于远古时代，它伴随着人类语言的诞生而诞生，记载了人们生活中的柴米油盐、酸甜苦辣，见证了人类的漫漫历史长河。中国如此，世界各地也如此。一部《天方夜谭》吹开了多少人心头的情结。故事就像音乐，不受地域风俗的限制，它可以跨越国界，迅速沟通人们的心灵。故事是历史的“活化石”，它就像是银杏，虽经历千秋万代的风风雨雨而愈发繁荣。

著名的“鬼才”戏剧家魏明伦说：“故事是戏剧之本。”一点不错。但凡文学艺术，离开了故事性，就十分乏味。现在许多国内的电影电视，虽然轰轰烈烈，画面优美，可是往往因为没有故事，让观众看后大呼上当。而好莱坞之所以生命之树常青，就是因为他们深知故事是戏剧之本的真谛。

故事基本上是“口头文学”。一篇故事诞生后，就迅速在人群中传诵，并经过人们的加工、增删、提高再传诵。故事给人们艺术的享受，教人们如何欣赏真、善、美，如何辨别假、恶、丑。

进入信息时代后，故事不仅没有萎缩，反而更加显示出勃勃生机。现在，几乎各省的电视台都开辟了讲故事的专栏。就连比较枯燥的法制类新闻，也采取了讲故事的形式。

我们听故事、看故事，不仅放松了身心，获得了精神享受，提高了写作水平，学到了知识常识，而且可以从中获益匪浅。几年前，一个西安的高考学生，因为课外经常看故事，牢牢记住了《故事会》杂志发表的一篇“弯弯的月亮”，而高考的作文题目与这个故事内容相似，于是乎，他一挥而就，写出了“豆角月亮”，并获得了作文满分。

“新传说”故事丛书，就是从全国的精品故事中筛选出来的，可以说是篇篇珠玉，风采各异，美不胜收。我可以说：只要你看一看，读一读，就一定开卷有益。

故事让我们受益，这不是空话，也不是口号，是实践的感知。愿我们的读者都能从中受益，这也是我们编此丛书的初衷。

目 录



闯 祸 /001

曹老太的功劳 /004

冤 家 /008

酒 量 /011

追 /013

未落实的巨奖 /016

祸 根 /018

一屁千金 /020

眼睛风波 /022

苦涩的糖 /024

谁走后门 /027

某局是这样提高书法水平的 /029

局长的英雄照 /031

难拍的马屁 /033

纪委书记扫大街 /036

憨二爷当英雄 /039

谁是乞丐 /043



灭 火 /046

我是你奶奶 /048

戒 酒 /051

别动我的升值器 /053

完“石”归赵 /056

拉拉之死 /058

猜谜语 /060

赵大胆 /062

老刘的愤怒 /064

传纸条 /067

同行父母 /068

天下第一勺 /070

索 命 /073

羊走戏富豪 /076

聪明误 /078

大姑娘坐花轿 /080

连体朋友 /082

侠盗辛十五 /086

亲 仇 /089

夫妻石 /093

“小神掌”与“穿云脚” /098



长腿的钱包 /101
农民的儿子 /105
红裙子 灰鸽子 /109
同学之间 /112
会变的人参 /118
哥儿俩好 /122
一个小闹钟 /125
踢球 /127
常浩的心愿 /129
啾啾鸟鸣 /132
同行 /135
拔牙内幕 /137
越秀 /139
黄呢夹克 /142
召唤 /144
心病 /147
做人 /150
震后余波 /152
文盲母亲爬书山 /155
母亲 /158
乡亲 /160



还你一只手 /163

严峻的考验 /166

疯 女 /168

抹不掉的疤痕 /170

善良的谎言 /172

腐败的狗 /175

回 报 /178

热情过了 /181

人 品 /183

谁不正常 /185

拔掉你的龋齿 /187

疯子打枪 /189

姐 妹 /192

儿媳的心计 /195

万能钥匙 /197

男子汉 /200

哑巴耿全 /203

闯 祸

卢志钢和余萍是一对小夫妻，两人都做服装生意，每月的收入远远超过县城里一般老百姓，也算个不大不小的暴发户。

不过，钱多了也有烦恼事，这不，小两口仗着手里有几个钱，都染上了恶习。卢志钢爱喝酒，赌大钱，一天到晚纸醉金迷；余萍呢，就爱打扮，每天花枝招展，一有空就泡在舞厅里。夫妻俩同床异梦，家庭关系自然紧张，他们常常为一点小事，闹得天翻地覆。

这一天，两人又干起仗来。卢志钢的嘴皮子没有余萍利索，没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。余萍得势不饶人，继续“紧追不舍”。卢志钢被惹急了，顺手给了余萍两个大嘴巴。这下可捅了马蜂窝，余萍“嗷”的一声迎上去，与他打成一团。厮打了一阵，余萍还不解气，就乒乒乓乓地砸东西，嘴里还嚷着：“这日子没法过了！没法过了！”越砸气越大，干脆就顺着窗口往外扔。卢志钢见状，吼道：“扔扔扔，都扔了吧！”也跟着往外扔。他们家住在四楼，两人正将瓶瓶罐罐扔得起劲，就听楼下院子里有人大声喊道：“砸着人了！砸着人了！”两口子一惊，这才停止了“内战”，趴窗口往下看，果然见一个人倒在地上。两口子知道闯祸了，赶紧奔下楼去。

到了楼下，他们见被砸的人是个陌生的小青年，年龄大约在

十八九岁之间，此时已经头破血流，昏死过去。卢志钢先醒过神来，对余萍吼道：“还愣着干啥？赶紧送医院呀！”余萍这回听话了，急忙招来一辆的士，在众人的帮助下，将小青年送进了医院。

到了医院，两口子是又悔又怕，小青年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那可是要蹲大狱的呀！两口子思来想去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得不得不惜钱财，为他治伤。另外，这小青年身上没有一件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，两口子还得四处寻找小青年的家人。

由于抢救及时，小青年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。三天以后，他的眼睛睁开了。余萍心中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。她弯下腰问道：“你好点了吗？”那小青年怔怔地望着她，好一会儿，突然脱口叫道：“妈！”余萍一愣，急忙又问：“你，你怎么啦？”“妈！嘿嘿嘿……”余萍“哎呀”一声，终于醒悟过来：“不好，他，他傻了！志钢，志钢！”卢志钢闻声跑来，余萍慌忙把情况向他述说了一遍。卢志钢又上前试探，发觉小青年果然傻了！

卢志钢和余萍你看我，我看你。两人惊得魂飞魄散，这祸闯大了，一旦他的家人找上门来，看到这种情形，能就此罢休吗？这个包袱可有的背了！

经过认真的商量，两口子决定趁他的家人还没发觉之际，赶紧把小青年转到外地大医院，先把病医好再说。就这样，两口子停了生意，带上钱款，领着小青年出门求医去了。钱用去了不少，可是，那小青年却不知坏了哪根神经，硬是不见好转。卢志钢和余萍奔波了近两个月，终于彻底绝望了。他们带着小青年回到了家。卢志钢不再喝酒、打牌，余萍也无心再描眉画眼下舞厅，他们像伺候爹一样伺候着小青年。

这一日，一位五十多岁的妇人终于找上门来。她一见小青年抱住就哭：“小伟呀！你这几个月到哪里去啦？可把妈急死了……”

余萍鼓了鼓勇气，拉着妇人坐了下来。把事情从头到尾跟她说了
一遍，最后说：“大妈，事情反正已经到了这份儿上，你该说啥就
说吧，我们只有听着了。”说完“呜呜”地哭了起来。妇人站起身，
看了看小青年头上早已愈合的伤口，叹口气说：“唉！也难为你们
一片苦心了。这孩子，从小就是个痴呆儿。根本就，就治不好啦！”
两口子一听，惊得“啊”了一声，都定在了那里。

曹老太的功劳

曹老太的家住在大山深处，这天，她乘车去城里看望闺女。

大客车在通往城里的大路上不紧不慢地晃悠着。车里的人们耐不住寂寞，也不管认识不认识，便东扯葫芦西扯瓢地拉起话来。曹老太是个爱凑热闹的人，也不时地插上几嘴，把自己知道的乡闻野趣云山雾罩地说给大家听。

人们说着说着，就把话题引到当今一个吓人的热点病——艾滋病上。曹老太一听，也来了精神，神秘地对人们说：“要说这艾滋病呀！俺村大楞的老婆就得上了，唉……”人们一听，连那么个偏僻的小村里都有了艾滋病患者，可是不得了啦！有半信半疑者问道：“大娘，你说的那个太楞老婆，她都有哪些症状？”“啥叫‘症状’？”“就是说，她哪儿不舒服！”“唉，别提了，手指节疼、腰疼、脖子疼，脸肿得像个发面馒头……”

曹老太有鼻子有眼刚说个话头，大客车到了终点站。人们失去了兴趣忙着下车，曹老太虽然意犹未尽，但也只好下车往闺女家奔，不想被一个青年人拦住去路。这青年人自称姓黄，是县“爱委会”的工作人员。

曹老太刚才在车上的一番话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小黄对曹老太说：“大娘，请你等一下，我有个事想问问你，刚才你说你们村大

楞老婆得了艾滋病，这事到底是真的还是您老随便说着玩的？”老太太一听，不乐意了：“哎！我说你这个同志，是不是寻思我造谣呀？我活了一大把年纪可从没说过瞎话，不信你上俺们村打听打听，谁不知道俺是啥人！大楞自己都满世界说他老婆有艾滋病，俺怎么能给人家胡编排？”一看曹老太急赤白脸要气急翻车，小黄笑了：“大娘，您老别生气，您提供的情况很重要，我就是管这事的。现在得这病的人还不多，所以我得先问清楚。”曹老太扑哧乐了：“你这话说得对，俺村就她一人得上了！有法儿治不？”“大娘，我还想问问，您来城里有啥急事要办吗？”老太太想了想说：“倒没啥急事，就是在家呆腻了，想进城转转瞧瞧闺女！”小黄说：“大娘，那得耽误您一点工夫了，你跟我走一趟，我的单位就在车站附近。”

小黄领着曹老太来到“爱委会”，安排她在一个地方休息，自己打电话去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小黄又转了回来，对曹老太说：“大娘，这种病如不及时控制，后果十分严重。现在只得请您马上跟我们回村一趟，找大楞老婆。车已在外面等着了。”曹老太有点紧张了：“啊！有那么厉害？”想了想，只得随小黄来到外面。一看那阵势，曹老太吓了一跳，只见眼前停着一辆黑亮黑亮的小轿车，后面一辆雪白雪白、车门上画着红十字的汽车，车上有几个穿白大褂的大夫。还有几个穿制服，戴大檐帽的，曹老太猜不出他们是干什么的。

曹老太由小黄陪着，坐在前面的小轿车里。这车可比来时的大客车快多了，飞似的眨眼工夫就到了村口。路上小黄说要把大楞老婆带回城里检查。曹老太发毛了，心想：没料到自己几句话捅出这么大篓子。大楞上南方打工不在家，自己领着人把人家老婆带走，他能不恨得俺牙痒……唉！银华呀银华，你可别怪大娘，

谁叫你得了这么个蹊跷病呢？停了车，曹老太说：“同志呀，都是本乡本土的，我露脸怕不好，你们自个儿去吧！你看，那个门前有两棵杨树的黑瓦房就是她家，保管没错。可千万别说是我老婆子告诉你们的呀！”说完，颠着脚，头也不敢回地回家去了。

一会儿，曹老太从窗口看到，银华被带出院门，上了那辆白车。然后，两辆车便掀起一溜烟，远去了。

曹老太没心思去看闺女了，银华被带走了，虽说是为她好，可想起来心里总觉得不得劲。这一宿，曹老太一句话也没有，也没能睡稳当。

第二天上午，银华不知啥时已经回来了。她来到曹老太家里，还领来一个周周正正的城里媳妇。银华一进门就说：“大娘，你可帮了我一个大忙哩！”曹老太觉得脸上“呼”一下滚烫：“银华，你，你这是咋说哩？”银华伏在曹老太的耳朵上说：“大娘，你知道啥叫艾滋病？艾滋病就是……”银华噼里啪啦地说完，曹老太惊得嘴都合不上了：“哎呀我的天，闺女我对不住你哩，俺老糊涂哩，又爱多嘴瞎咕真是作孽哟……”银华赶紧说：“大娘你别急，听我说完嘛！”听了银华的一番话，曹老太这才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，转忧为喜地笑了。

昨天，小黄他们来，只说要为她检查身体。银华懵懵懂懂地被直接带到了县卫生防疫站，对她又是检查，又是询问，好一顿折腾。结果，没从她身上发现一丝艾滋病毒。人们诧异之余，只得把对她的怀疑过程说了出来。银华一听恍然大悟。

原来，银华有一嗜好，酷爱编制毛线活，并且织得又快又好，花样翻新，平整耐看，胜过机器织的。村里的姑娘媳妇们都愿意求助于她。银华心肠热，来者不拒，有求必应。因此，她没日没夜地织，常常累得腰酸脖子痛，甚至脸面浮肿……大楞就说她有“爱

织病”，这本是一句戏言。

一听是这么回事，人们哭笑不得。也巧，小黄的姐姐正是一家毛衣编织厂的厂长，她们急需银华这样的人才。跟银华来的这个城市媳妇，正是小黄的姐姐派来的一个业务主任。她通过对银华手编毛衣的实地考察和鉴赏，已决定聘请银华到厂里去做技术指导，每月工资优厚。

冤家

清江市有一对夫妻，男的叫张涛，女的叫潘美，都三十多岁，有一个六岁男孩。夫妻两人都在市内工作，都有可观的收入，生活上虽然谈不上暴富，倒也能算个中等水平。本应和和美美地过日子，可是人心不足。这张涛是个供销员，一年到头走南闯北，见惯了红男绿女，也不知从哪年哪月起，渐渐讨厌起妻子来了。潘美呢，并不买他的账，她喜欢的是那种有权有势能呼风唤雨的男人，根本没把这个小供销员放在眼里。于是，两人一见面就没事找事地聒噪，成了一根扁担上的两只粪桶——死（屎）对头。到了最后，终于木排撞暗礁——散了。

两人分道扬镳以后，潘美就把法院判决给她的孩子大勇送回乡下的父母家，自己嫁给一位某某集团的总经理。这总经理虽说比她大二十岁，可她不在乎，这年月，红颜配白发也堪称一种时髦。她感到庆幸的是，自己终于过上了贵妇人的生活，浑身披金挂银，流光溢彩，住华屋，穿貂皮，乘宝马。出豪华舞厅，进高级酒楼，走到哪里都有人笑脸相迎，前呼后拥，真好比是众星捧月。

再说张涛，跟老婆离婚后，四海为家，到处拈花惹草，终于他乡遇故知，冒充童男子与一位妙龄女郎结识。这女郎姓白单名